

藏or不藏：精制币离我们有多远



“美猴王”扛起邮市涨势大旗

发行时8分钱,现在卖到了7000元,成交价是面值近9万倍。日前,记者获悉,在“庚申猴”率领下,收藏市场近来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邮票热。

“美猴王”引领邮市热

在崇仁路武汉收藏品市场,一位藏友正在为两个月前卖掉《牡丹》而懊悔不已:这枚1964年发行的邮品,两个月前还不到1万元,现在已到了3万元左右。

涨得最夸张的是“风向标”《庚申猴》,目前其单枚成交价为7000元,方连超过3万元,整版则高达60万元左右,这些价格均创市场新高。据统计,发行30年来,其涨幅已把所有股票远远抛在身后。有人戏言,《庚申猴》已修炼成邮市“美猴王”。

近几年民众收入提升,投资意识增强。加上金融危机导致2008年股票市场巨幅下跌,大量资金从股市、基金中退出,转而进入门槛较低、风险较小的邮票市场。在这部分资金推动下,再加上邮币卡市场上一些“庄家”的炒作,导致邮票普遍出现大幅上涨。

此轮邮票牛市行情将走到何时?业内人士称,武汉的夏天马上到来了,在“休夏期”,邮市在一定程度上要回归平静。到那时,一些涨势不错的品种可能会出现价格回调。由于过多的投资者参与炒作,收藏者要选定那些有升值潜力邮票操作,对于热点邮票,收藏爱好者最好谨慎出手。

邮市将热闹三年?

邮市的表现已吸引了众多场外资金的关注,“金猴”的广告板极其罕见地出现在年初的央视财经频道。

有业内人士认为,被压抑13年的邮市可能会整体上涨持续3年之久。

原因之一,去年10月1日起,国家邮政总局退出邮票发行,此前的邮品从此断代,价值一举凸显。

之二,政企分离后的中国邮政总公司接棒发行邮票,“新官上任”,无疑当有所作为。

之三,自1997年之后,邮币卡市场虽有波澜,但总体上被压抑,打折票举目皆是,价值已被严重扭曲。

之四,随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奥运系列邮品横空出世,一举打破了80“金猴”之后邮票再无收藏价值的尴尬,新的“史记式邮票”再度诞生。

之五,全球经济衰退阴云不去,“二次探底”呼声再起,“复苏”历程一波三折,客观上已让中央政府认识到了经济刺激的不可持续,强基固本成为必然选择。重建“精神文明”,大力提振文化产业,以期能以“文化经济”、“信心经济”之繁盛弥补衰退经济之低迷。

可喜的是,目前的中国邮币卡市场早已不是“奥邮”一家独大,文革票、生肖票、编年票、编号票等等都已开始板块轮动,“万虎奔腾”。

(摘自《长江日报》朱喜/文)

最近两三年,人民币纸币迅速崛起,从以往纯粹的收藏品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投资品。与人民币纸币的紅红火火形成反差的是流通纪念币,特别是精制流通币,它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显得格外冷清。

精制流通纪念币 远离大众视野

流通纪念币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杰出人物或者有特殊意义的事物而发行的金属币。

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10月1日发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流通纪念币,这是新中国的首发流通纪念币,与此同时,也发行精制流通纪念币。但是,不知何种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单独刊登发行精制流通纪念币的公告。依笔者理解,可能是因为精制流通纪念币的发行数量有限且基本不参与流通的缘故。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得精制流通纪念币远离了大众的视野,收藏群体也就少之又少。

近些年来,由于相关资金的介入、网络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投资意识的觉醒,精制流通纪念币的神秘面纱已经慢慢被揭开,其价格也就随之水涨船高。

比如1986年发行的“长城”套装精制币就从3万元涨到了现今的9万元,1989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精制币的价格也达到了5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上海版精制币的价格从不到600元跳跃到15000元。这些品种都成为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珍品,对于其树立市场形象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价格畸形的精制币

精制币有两大突出特点:发行量低和发行渠道极不透明。正是因为这两点的长期存在,就非常容易在价格上产生畸形,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以2009年发行的“己丑牛”精制币为例,央行下属某公司给特约经销商的批发价为每套25元,至于谁是特约经销商和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没有几个人能知道,普通收藏者更是一头雾水。面对这种情况,收藏者是难以产生

兴趣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己丑牛”精制币一上市的价格就超过了200元,顿时给收藏者来了个下马威。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其价格泡沫都是显而易见的。

别看精制币的发行量要远低于普制币,但想当初它的价格与普制币并无多大差别,甚至不少精制币的价格还不如普制币,但销售起来却非常困难。比如说2000年发行的“迎接新世纪”纸卡装精制币(含有“迎接新世纪”塑料纪念钞)面值为110元,其在2006年的价格还不到150元,尽管此时价格与其价值是相符的,收藏乃是轻而易举,但问津者却寥寥无几。历经数年的挖掘,它目前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1000元。

正是这种效应的助推,精制币才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但是,不和谐之音也就应运而生了,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一步到位式的定位,吓退了本来有意收藏之人,“己丑牛”精制币刚一上市的价格就超过200元,“和字书法”精制币的价格也不下100元,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藏还是不藏?

畸形的价格,必将产生畸形的收藏行为,这种情况已经在精制币上得到了反映和显现。

从各个精制币品种这些年来

张大千左笔画:真大千伪大千?

日前,长约一米的木匣放在四川博物院院长盛建武办公室桌前,里面躺着张大千左笔“秋山行旅”图,拿出45万元来,全球拥有张大千作品最多的省博将迎来张大千首幅左笔画。资深书画鉴定专家刘岩兴奋地表示,这就是张大千的作品,找到存量稀少的张大千左笔画可谓一个重大发现;而省博副院长、张大千绘画艺术研究专家魏学峰却认为,此画有三大疑点,他觉得这可能不是真迹。两位专家对一幅画鉴定的结果截然相反,这让盛建武难以抉择。

当年百把元买的

目前,这幅画属于四川省文物总店。说来也巧,这幅作品也正是10多年前省文物总店卖出去的,“当时的价格好像是7.8万元”,省文物总店的乔志杰告诉记者。他随后打开木匣,将作品展示给盛建武等人看,这幅画用笔精简,只见画作左上方巨崖危倾向下,右下端怪石嶙峋向上,一上一下,俯仰呼应,崖下一老者策杖向海伫立……画面右上题款为“鲁唯乡兄强余左手作画,殊不成形也,大千”。

据介绍,该画作最开始是省文物总店于1978年在内江购得,作品为民国时期的原装老裱工,虽裱得很烂,但画面完好,工作人员将作品拿到静观书画装裱店重裱,而现在的画也是当年静观的裱工。乔志杰说,“这幅当时买得倒不算太贵,大概是100多元。”记者注意到,这幅作品在离开四川后,曾几度在拍卖公司出现过,但名字则变成《策杖望雁图》,并提供《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85年8月1日报道这幅画作的影印版,在2007年的秋拍中,该画作估价价为22万元,不过并未标明最后成交价格。

有说真的有说假

当时省文物总店还收有张大千作画、好友傅鲁唯题字的“老子问礼”图,为乙丑(1925)年所做,而根据张大千的题款,专家猜测,这是一副游戏之作,张大千被好友强烈要求展示左手绘画,因此有了这幅作品。

从画作完成之后到1978年被发现,其间此画有什么经历大家并不清楚,从“流传有序”这个收藏角度来看,很长的历史流传空白使得这幅画有可疑之处,因

此省博也请鉴定专家来帮忙把关。资深书画鉴定专家刘岩认为这是真迹,他认为作品的笔、画、印无一不老,且与时间一致,无丝毫作伪痕迹。其次,笔法完全符合左手绘制习性,且具才思,水平不低,印章与张大千二十年代中期自刻印章如出一辙,印色陈旧,时代明显。另外,此图与张大千画册另一作品为同一字款,同一起来源,出处渊源有自。刘岩说,他曾见另一张大千左笔图,书法、绘画风格完全一致。

而省博副院长、张大千作品研究专家魏学峰观点却并不一样,他告诉记者,张大千一生作品3万多幅,但左手画作不过数十幅,自己见过多幅张大千左笔图,他表示,左手画笔意朴拙,逆锋入笔,画家表达有古意的作品偶尔会使用,而张大千左手画也主要是模仿古人,他自己用左手执笔之作是比较少的,“根据我的研究,张大千在27岁左右的时候,署款的字有石涛风格或八大山人风格,而此作却并非如此,而是何绍基的风格。另外,此画用笔苍古,笔墨偏枯,这和张大千在那个时期的风格是不同的,那是张大千的起步阶段,他的风格以秀润为主。”此外,魏学峰还告诉记者,

黄龙玉:价值飙升 收藏新宠

的迅速崛起,其独特的颜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向来是皇家专用的颜色,被视为尊贵和典雅的代表色;另一方面,中国人属于黄色人种,对于黄颜色的石头有种潜意识上的亲近感。中国人数千年苦心寻觅黄色的玉石而不得,因此田黄石一出现便被狂热追求。黄龙玉的成名也与此类似。

黄龙玉目前在国内已经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市场,而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石商也开始注意到这种“疯狂的石头”。张旭介绍,今年一方面是云南省出台了黄龙玉的级别标准——根据黄色和红色调(兼赭紫、黑等色调)及颜色的纯正程度、均匀程度、浓淡程度、色泽,将黄

格新高,油画投资者们也在不断地寻找着下一座“金矿”,专家建议,在找寻油画艺术品的时候,不妨将眼光放远世界,关注下中国紧邻之邦的朝鲜油画。

朝鲜油画的题材多为雪山原野、树林湖泊以及朴实的朝鲜人民,或以抒情诗般动人的笔调表现宁静的河流山川,或以史诗般宏大的场景表现反抗外辱入侵的

不屈斗争,其实,它们所蕴涵的生活气息、所倾注的艺术情感,以及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创作理念,往往能够唤醒我们深藏的记忆,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朝鲜油画,这支来自异域的派系正以其最质朴的艺术语言冲击中国艺术品市场,引领国内艺术品市场大众收藏的新趋势,这些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朝鲜油画在业界被誉

的价格运行轨迹不难看出,除了几个少数的精品之外,绝大多数品种的价格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比如说生肖系列精制币。之所以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结症之一就在于精制币上市之时的高定位,使其投资价值骤降,甚至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负数,收藏者是不会买账的;就是从价值投机的角度来看,精制币也是难以打动收藏者的,精制币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可挖掘了,收藏者只能选择放弃。笔者以为,精制币的最大精制之处应该体现在收藏人数的不断增加,只有收藏者的有效扩大,才能使其价值得到更好的挖掘;某些人的孤芳自赏,只会断送其美好的前程。

精制币给收藏者与投资者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或许是无尽的烦恼,想买吧,不是买不着就是怕挨宰,要不就是价格一步到位;想卖吧,不是找不到买主,就是买主开价之低令人咋舌,涨了等于白涨。凡是给收藏投资者带来喜悦的品种,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价值发现过程,1960年2元纸币所走过的增值历程,之所以让人津津乐道,就是它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是收藏,什么是投资,并且从中得到了真正的享受。

(摘自《经济参考报》辛闻/文)

左手写字是推着写,而右手是拉着写,因此左手才可能有自然的逆锋,但这幅作品的线质不像是左手所画。

买或不买是个问题

据悉,权威专家对同样作品得出相反鉴定结论在中国书画界也不少见,当年均是书画鉴定泰斗级的谢稚柳和徐邦达就发生过分歧,当时一幅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谢稚柳鉴定为真,一富商花了110万元买下来,但不久后徐邦达却鉴定这是假的。买家一怒之下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由于这两位都是书画界牛人中的牛人,其他专家也不敢表态说谁的鉴定是错的,直到谢稚柳去世之后,10余位鉴定专家才给了一致的鉴定结果。

但这次张大千的作品,由于两位专家的结论截然相反,也让非常想收藏这幅作品的盛建武院长犯了难:若是真的,不收遗憾;若是假的,收了犯错。盛建武表示,他也希望更多的专家来鉴定这幅作品的真伪,让省博既不至于错过,也不至于犯错。

(摘自《新浪网收藏频道》钟勛霓/文)

黑皮玉：走进神秘的远古世界

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黑皮玉大展”将在上海举行。为此,记者采访了黑皮玉藏家张一平先生,走入他的“黑皮玉”中展示的神秘的远古世界。

藏家与藏物的相互选择和找寻,才促成了收藏的种种奇缘,而张一平先生就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珍爱。在他的家里,藏着许多朴拙而又充满灵性的黑色雕件——黑皮玉。所谓黑皮玉,就是外有黑色斑驳的表层,而内质却是温润光洁的玉,其工艺特征及造型与红山玉器颇为相似,可能与红山文化同期甚至更早。因为时代久远,其散发出远古时代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息。

这些远古的珍稀之物,怎么独独“跑”到他家里来?用他的收藏感悟,就是一个“缘”字。

张一平举起一块勾云形玉佩,侃侃而谈:板状成形,呈勾云状,中心卷勾有单有双,其间有单或双镂空,面上磨有与造型轮廓走向一致的瓦沟纹。这种造型抽象而奇特的玉佩,形制繁多,表现力强,雕工精美,左右两侧对称,凸起与凹陷皆呈现出平衡的艺术感。勾云佩是一种记述,还是一种表达?是对现实的夸张,还是对未来的想象?艺术展开了超越时空的对话。

张一平常常会整天与这些祖先的遗物“对话”,仔细钻研这些跟黑皮玉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祈望以更多角度去解读和走近自己的“心爱”。

在黑皮玉器中,最多的则是鸟形玉和兽形玉,常见的有玉鸟、玉蝉、玉龟及各种不同动作形态的玉兽,属于自然图腾崇拜。每一件都不是刻板的复制,想象夸张,似有神力。黑皮玉中的鸟类,多呈飞翔状,可以“通天”。一件黑皮玉鸟,体态轻盈,翅膀舒展,线条圆润,既有禽鸟的灵动,又有神像的庄严,既有古朴之美,又有异常强烈的现代感。

祖先图腾崇拜是一种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形式。张一平指着人面和兽面人物造型的玉器介绍,这些人物形玉器大多头部生角,双臂交于胸前,双腿弯曲呈蹲踞状。这类造型的玉器常被称为“太阳神”。从玉器造型的基本特征来看,极有可能是因为原始先民相信他们的祖先是由某种动物演化而来。而头生双角的牛,其特征与神族极为相似。角立于头顶,既象征着至高无上,又寓意着与天对话、与神灵沟通。

另一种生殖图腾崇拜,是对生命繁衍的强调与歌颂,是黑皮玉雕重要主题之一。除一些较为直观表现男性与女性的生殖器外,它大多以动、植物或几何形状出现。这些造型奇特、寓意深刻、具象或抽象的玉器,皆以不同方式直观或隐喻地展示着男性与女性的生理特征,解释着生殖繁衍的神秘。张一平收藏的一座女性雕像,头顶小龙,手捧双乳,身体微曲,面目安详,似在虔诚祷告。雕像丰满健硕,周身散发着母性之光彩,塑造出一个处于哺乳期的妇女形象。有些玉雕中,人像的性别特征会被无限夸大,而这种夸张和宣扬,无疑是对人类本性最为纯净而神圣的一种表达。

从张一平的黑皮玉藏品来看,玉器雕刻手法极为丰富多样,既有圆雕,又可见似有还无的浮雕,而每一种雕刻皆形神兼备,古朴苍劲。“这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创造力、想像力、艺术表现力以及手工技艺的完美结合。”张一平如是说。

(摘自《北京商报》吴明/文)



为油画收藏的“潜力股”,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摘自《中国经济网》张中/文)